

長春餓殍戰

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

1947.11.4 ～ 1948.10.19

杜 斌



2015年中元節（俗稱鬼節），
於原洪熙街卡子放行難民出
口處，一名餓殍的後人在焚
燒紙錢祭祀先人的灰燼中寫
下祝願之語：「幸福快樂。」

獻給 長春餓殍戰中的數十萬亡靈 以及掙扎存活於世的倖存者

請原諒一個無能後輩無法描述您們所遭受的人間悲苦之萬一

「你們斷絕敵人從地面取得糧食的來源是很必要的，你們必須做到這一點。……直至完全勝利。」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1948年6月7日致林彪等人的電文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

——林彪、羅榮桓和譚政在1948年9月9日致毛澤東《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中說



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

1945年9月9日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向同盟國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何應欽在受降儀式後發表講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的結果。中國將走上和平建設大道，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繪畫／陳堅）



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與中共爭奪長春時，鑒於長春的重要戰略地位，指令鄭洞國率 10 萬國軍在長春固守待援，後來這直接導致了共軍採取殘酷的餓殍戰術。



長春餓殍戰的遙控總指揮：毛澤東和朱德

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都沒有公開留下過任何關於長春餓殍戰中對餓斃數十萬人的言論文字。（左：朱德總司令宣傳畫／漳南縣漳高工藝社，下：繪畫／陳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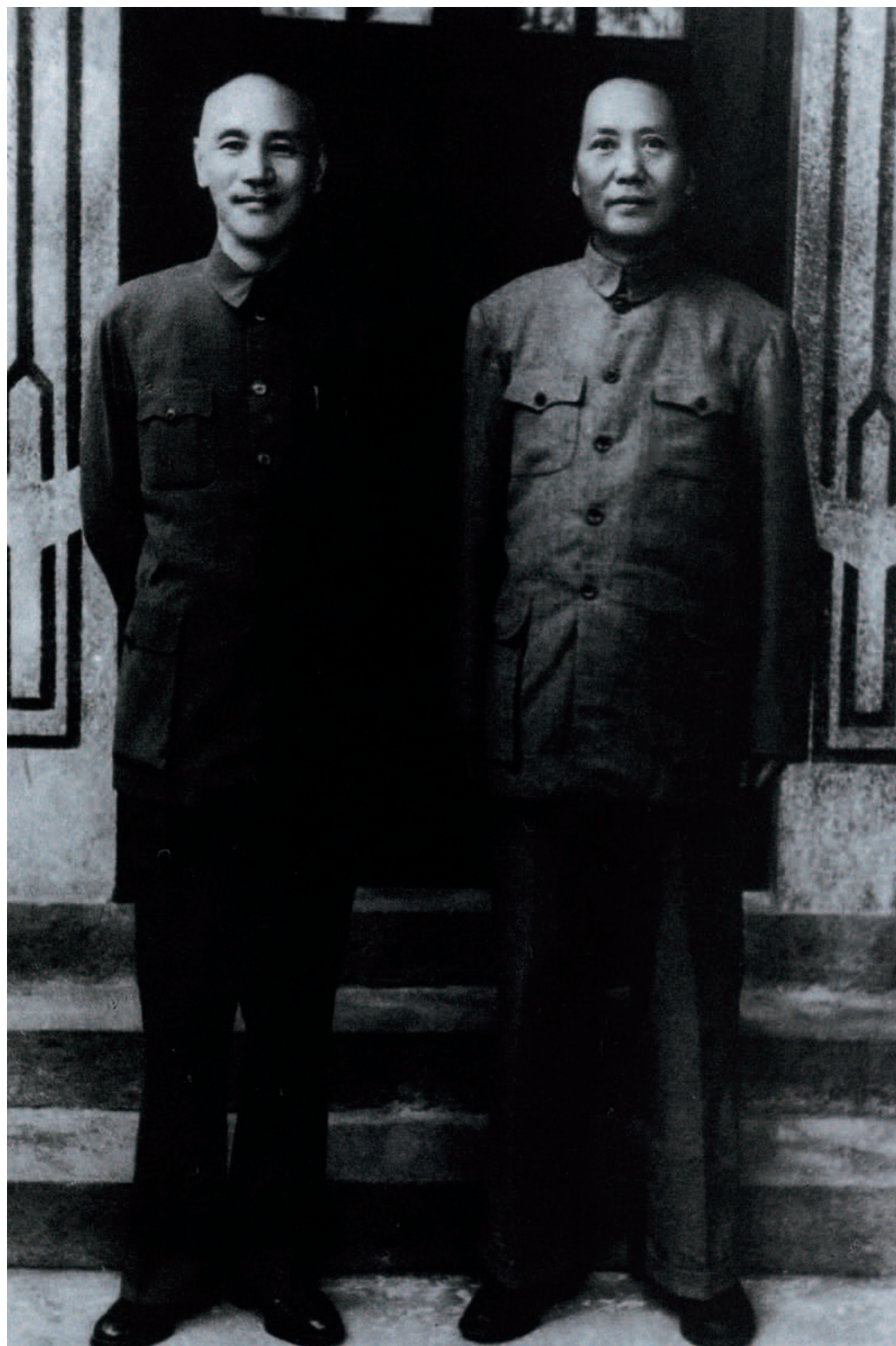


十萬共軍開赴東北

中共新四軍某部經冀東冷口出關向東北秘密開進。當日本宣佈投降後，中共先後從河北、山東和蘇北調集 11 萬兵力和 2 萬名幹部進入東北。勢單力薄的中共軍隊進入東北後，開始四處招兵買馬。林彪一進東北，即多次發出「擴軍指示」，強調「找群眾領袖或用新兵去擴兵」，擴來一個連就編一個連，擴來一個營就編一個營，誰擴一個連就當連長，誰擴一個營就當營長，「人多就能成『王』」。

蔣毛的重慶會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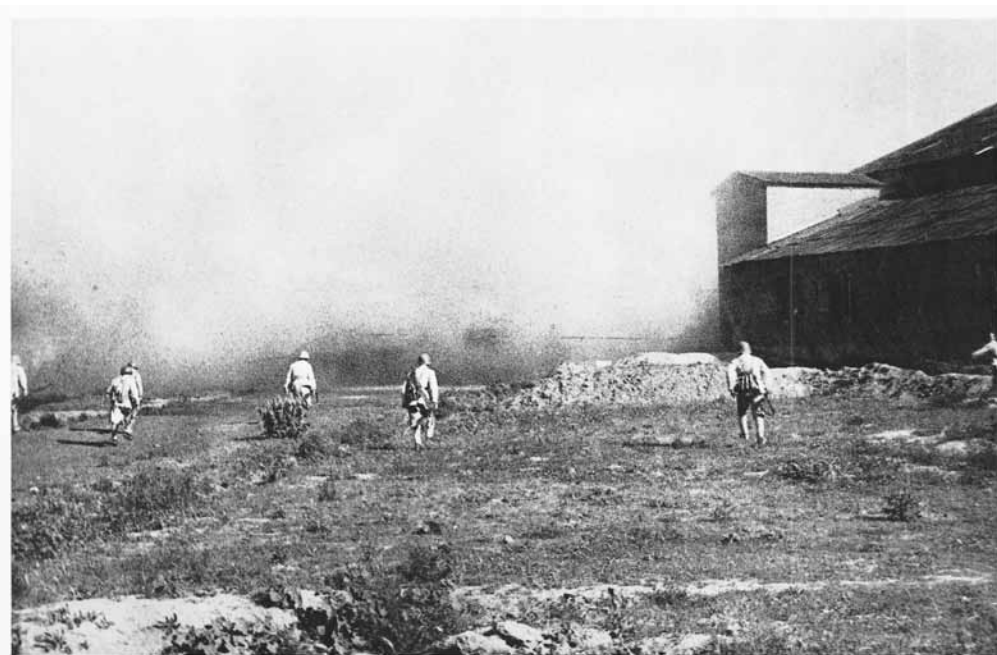
1945 年 8 月 29 日，毛澤東受蔣中正邀請到重慶開展和平建國的談判。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歷時 43 天，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雙方簽署了《雙十協定》。毛澤東在 10 月 11 日回到延安後，就將《雙十協定》視為廢紙，迫不及待地發動長達三年的國內戰爭。一名歷史學者稱：「從那一天開始，中國的八年抗戰，中國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北伐、東征以致抗戰的全部成就，開始付之東流，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國內戰爭席捲大地……」





滿洲國的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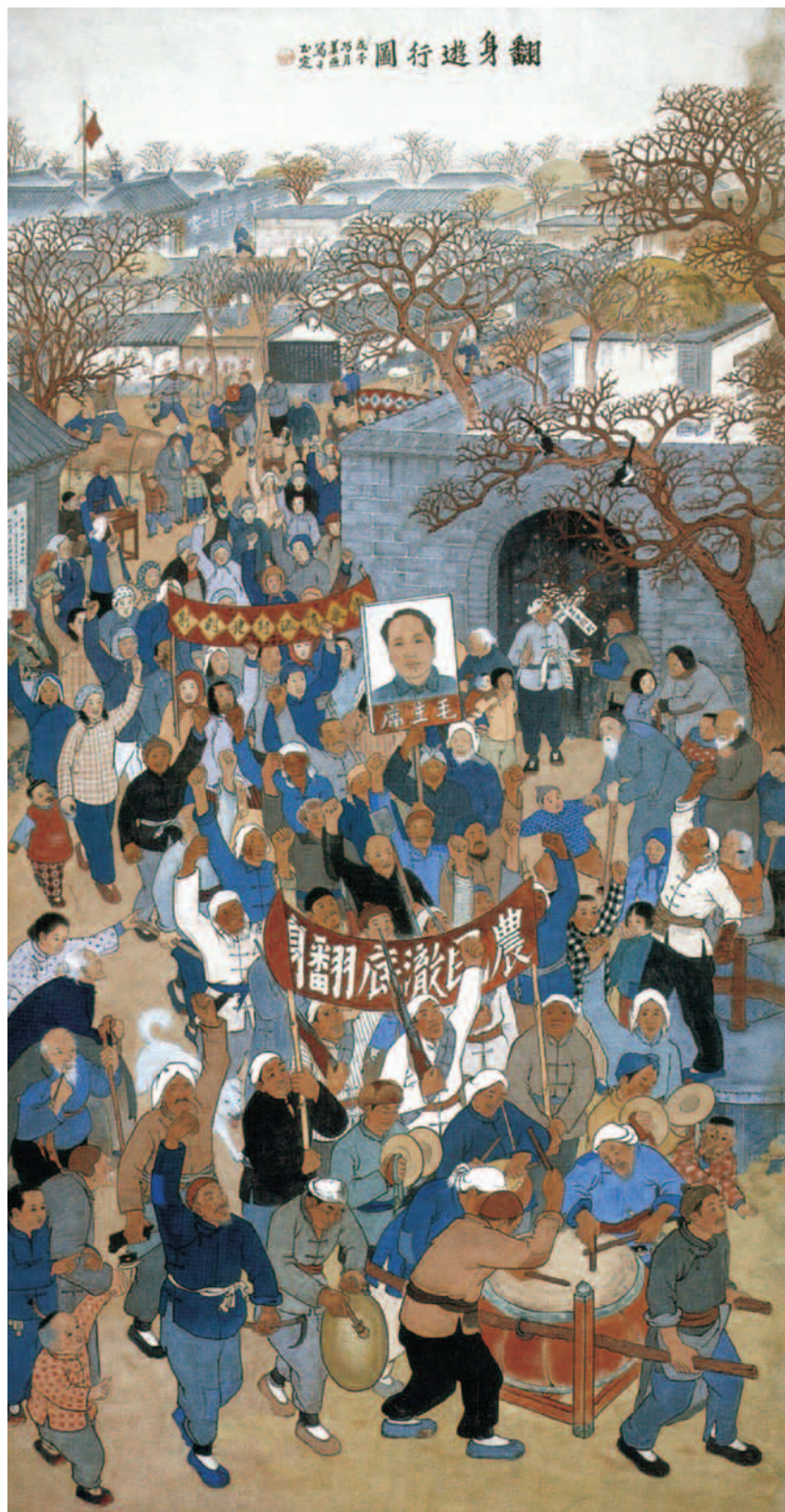
1934年3月1日，在日軍的策劃下，溥儀在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市）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溥儀稱帝，改年號為康德元年。中國國共雙方均對滿洲國不承認，通稱為滿洲國。圖為溥儀與長春滿洲國執政政府官員合影。



四平爭奪戰

1947年6月11日至7月1日，共軍圍攻四平。圖為共軍士兵向國軍堡壘發動攻擊。這是東北民主聯軍總指揮林彪和羅榮桓指揮的第一次大城市攻堅戰，最終共軍以傷亡數萬餘人慘敗，這是國共爭奪四平的四次戰役中的第三次。四平既是東北的米倉，也是連接瀋陽、長春、吉林間的交通樞紐，全市八萬餘人。1946年3月15日，共軍六千余人從國軍手中奪取四平，這是第一次戰役；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國軍攻打四平，林彪部隊十萬餘人敗退，這是第二次戰役；林彪部隊經過擴充整編兵力達到70萬人，在1948年3月12日發動對四平的攻擊，3月13日殲俘國軍一萬四千餘人。在四平慘烈的爭奪戰中，林彪部隊被打得狼狽不堪。與此同時，戰爭給四平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前往探訪戰場的一名記者稱：「四平比人間地獄還不如。」

翻身遊行圖



翻身遊行圖

農村是戰時糧食、資金和人力的主要來源。中共軍隊和幹部深入東北後，號召全員沉潛到偏遠農村和小城鎮進行土地改革，亮出最美的身段取悅農民，這為中共佔領東北、奪取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繪畫／姜燕）



長春餓殍戰的策動、部署、指揮者：
林彪和羅榮桓

作為中共東北局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東北分會主席、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上圖）和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下圖），至死都沒有公開表達過對餓斃數十萬人的歉疚和悔罪。





長春餓殍戰的具體實施者：肖勁光和肖華

作為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上左），在回憶錄和軍事文選中對餓殍問題隻字不提。他認為中共奪取長春要「歸功於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而作為肖勁光的軍事搭檔、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肖華，在公開的文字中同樣回避餓殍問題，他說長春是「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



1945年12月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東北分行開始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至1948年，流通券面額已是逐月升高，導致經濟通貨膨脹。長春行政當局利用增發貨幣間接來掠奪城內民眾手中僅有的一點存糧，而中共軍隊則在長春城外採取堅壁清野、糧禁入且人禁出的滅絕方式來直接困餓民眾。國共雙方的自我殘殺，致使數十萬平民無辜喪生。



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的鄭洞國將軍，投降中共後，終生未再踏足過長春城。他在撰文反思長春餓殍戰時，將餓斃數十萬人的問題歸罪於蔣中正和民國政府當局。鄭在文章中稱，長春的「屍橫遍地」，令他「心驚肉跳」，每每追憶時都「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



一名國軍軍人和一名年輕女子的訂婚紀念照。饑餓吞噬了長春城，每個人都在想果腹的辦法。許多女學生掀起了給國軍軍官做新娘的熱潮，只求糊口活命。一名新七軍軍人在家信中寫道：「在兵荒馬亂的東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結婚是特別的容易，尤其是學校的女學生，你可以任意選擇，並且她們也無任何選擇，條件主要是問問你每月的收入和多少高粱米而已。」



1948年6月，共軍渡過遼河，浩浩蕩蕩威逼長春，實行久困重圍。



居住在長春城內的難民紛紛出逃，永遠都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餓斃在國共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



倖存者沙秀傑年齡不詳的照片。
她在 15 歲時與寡母、兩個弟弟和
兩個妹妹在洪熙街卡子內困守了 14
天，一個弟弟餓死。她後來在長春
市傳染病醫院從事護理工作，1989
年從護師長的職務上退休。



1994 年 4 月 1 日，58 歲的范傳華探訪圍餓長春時居住過的房子時拍下的照片。他的爸爸、媽媽和弟弟都是
在這個房間活活餓死的。1948 年 10 月 19 日中午時分，他的鄰居劉大娘拼命敲著他身後的那個圓窗戶，告訴他長春解
放了。後來，他中學畢業考上軍校成為火炮技師。再後來，他轉業到遼寧省外貿工作，從副處長的職務上退休。（照
片／范傳華）



倖存者達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年隨家人回歸日本，現在為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她的一生幾乎都活在圍城長春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該書已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和英文版。（照片／達藤譽）



1948年6月，共軍從其統治區運來糧食準備救濟長春難民。



共軍女兵登記從長春逃出來的難民，準備救濟。



共軍士兵給長春難民發放救濟糧。



從長春逃出來的難民說：「到了解放區，吃到了飽飯。」



共軍圍城部隊第一兵團司令肖勁光（中）和政治委員肖華（左）會見率領國軍第六十軍全軍起義的曾澤生將軍。



1948年10月21日，中華民國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將軍和新七軍軍長李鴻等被迫率四萬七千余名官兵全部投降。這是鄭洞國（左三）被遣送到哈爾濱時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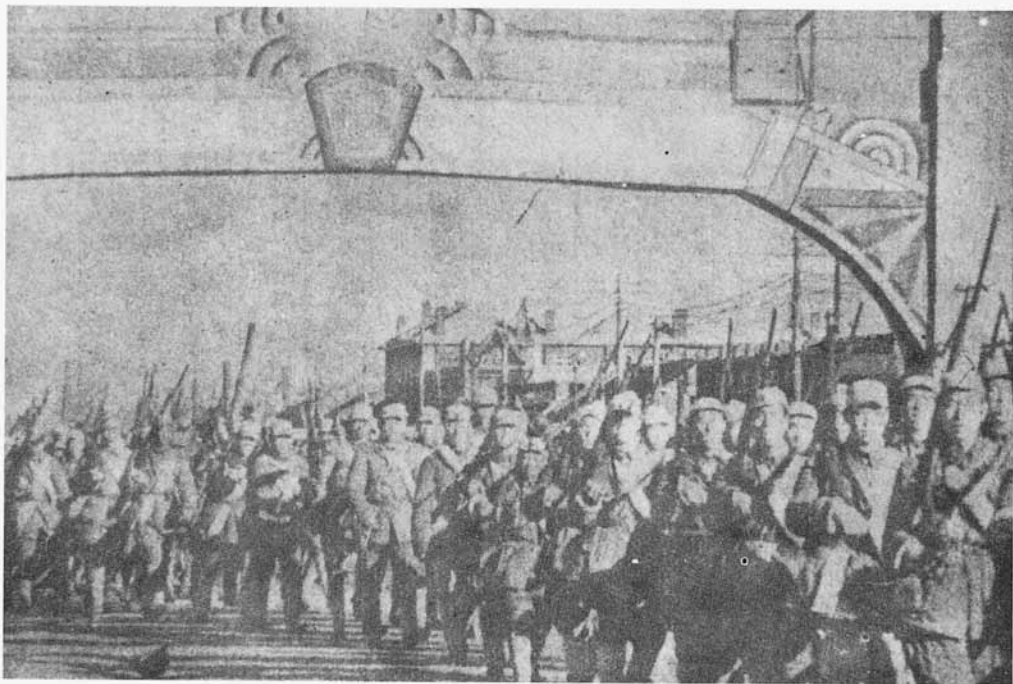
國軍新七軍官兵在長春大同廣場舉行繳槍儀式後，由共軍監視著從蔣中正的畫像下出城集結。



共軍佔領長春後，司號員吹響了勝利的號角。



1948年11月2日，中共佔領瀋陽。至此，中共奪取東北全境。中共組織工人、學生和市民慶祝東北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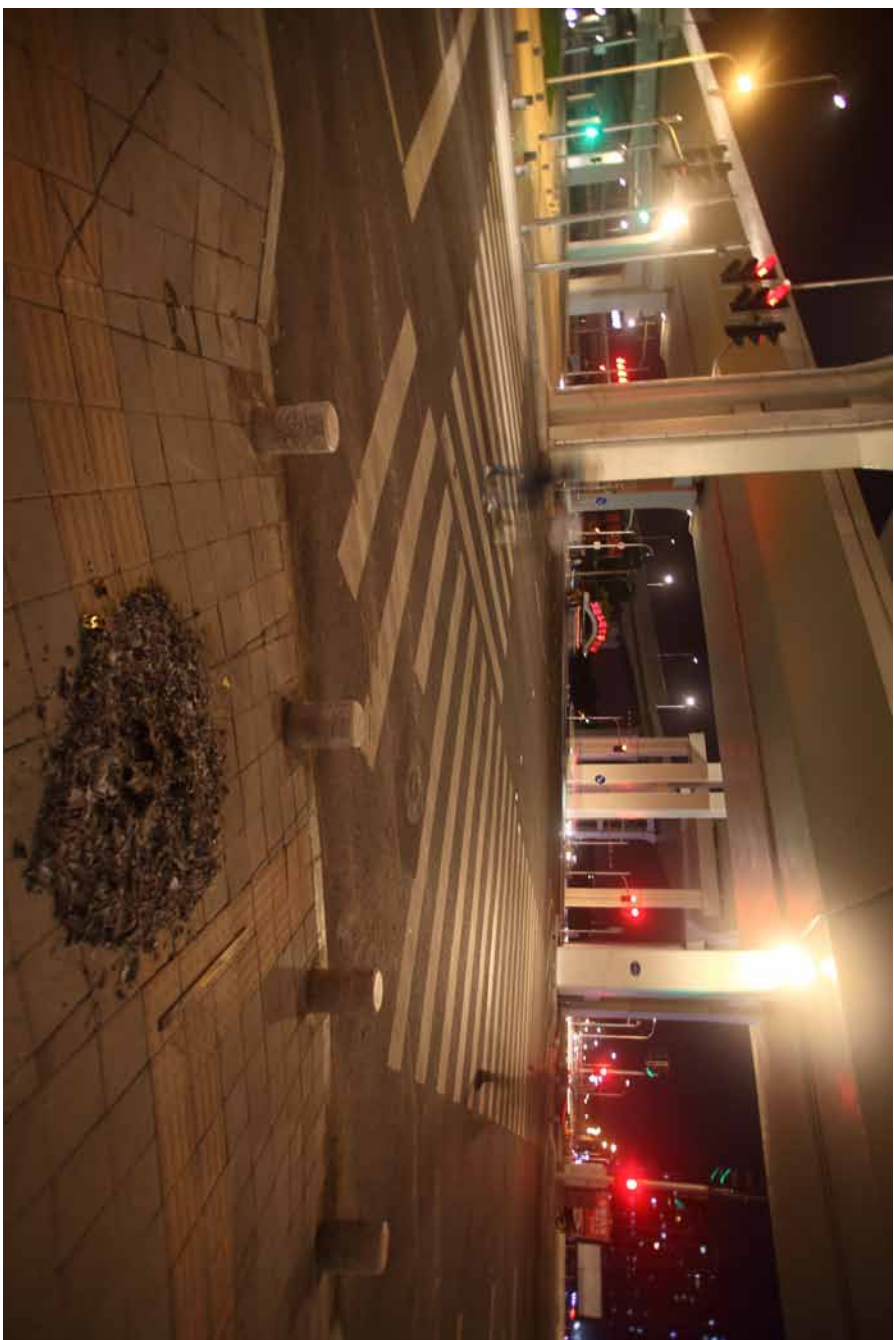
1948年11月11日，在長春城內，中共舉行盛大的圍城部隊入城儀式和慶祝長春解放暨東北全境解放大會。八萬群眾高聲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在鳴禮炮二十響後，全體肅立向革命領袖致敬，向前線陣亡將士及長春死難同胞致哀。中共《長春新報》稱：「遊行行列所經之處，皆人山人海萬人空巷，鑼鼓喧天，歡聲雷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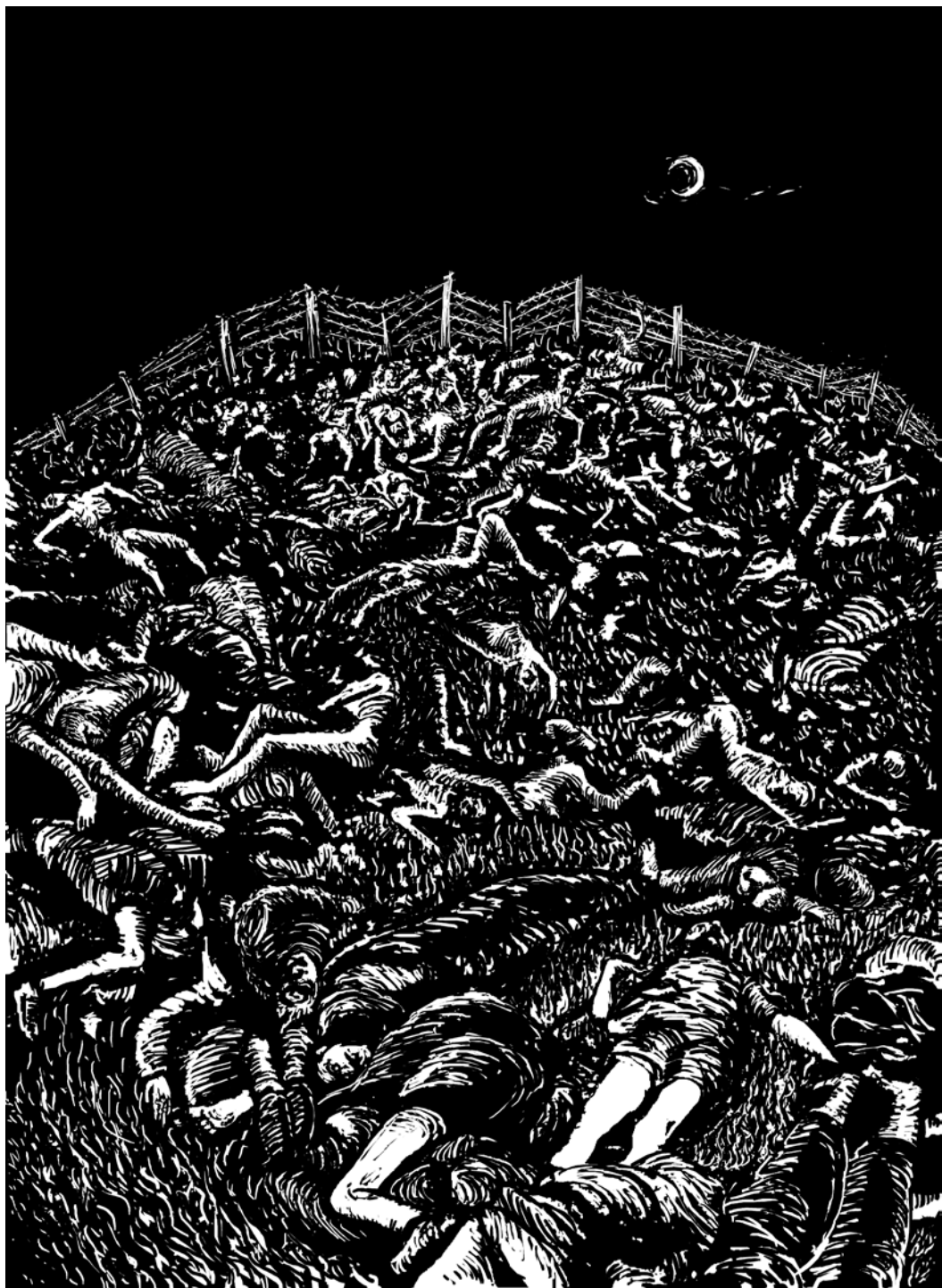
這口水井曾經拯救了困餓在洪熙街卡子內成千上萬的難民。這是日本的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 1990 年代探訪長春時拍下的照片。（照片／遠藤譽）



1948 年洪熙街卡子內餓死者屍體最多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露天廁所所在地。這是日本的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 1990 年代探訪長春時拍下的照片。（照片／遠藤譽）



2015年8月24日，吉林省長春市寬平大路是洪熙街卡子出口原址處，一位饒瑋的後人在長春饒瑋戰67周年時焚燒紙錢祭奠先人後的灰燼。一位燒紙的女人稱：「政府不讓我們燒紙，說這會污染環境。」



餓殍遍野（插畫／巴丟草）



1947 年 1 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遣送日本人歸國行動後，中央銀行留用的日本人的合影。左一為武田英克，左七為梅震，他們在洪熙街卡子目擊了眾多的死亡與難忍的饑餓，在返回日本後，分別撰寫了自己死裡逃生的回憶錄。



1949年1月22日，林彪的東北野戰軍佔領北平。駐守北平的25萬國軍受到林彪的90萬共軍的封鎖圍困，在共謀密謀和心戰重壓下，最終選擇不戰而降。（照片／Baldwin H. WARD & Kathryn C. Ward）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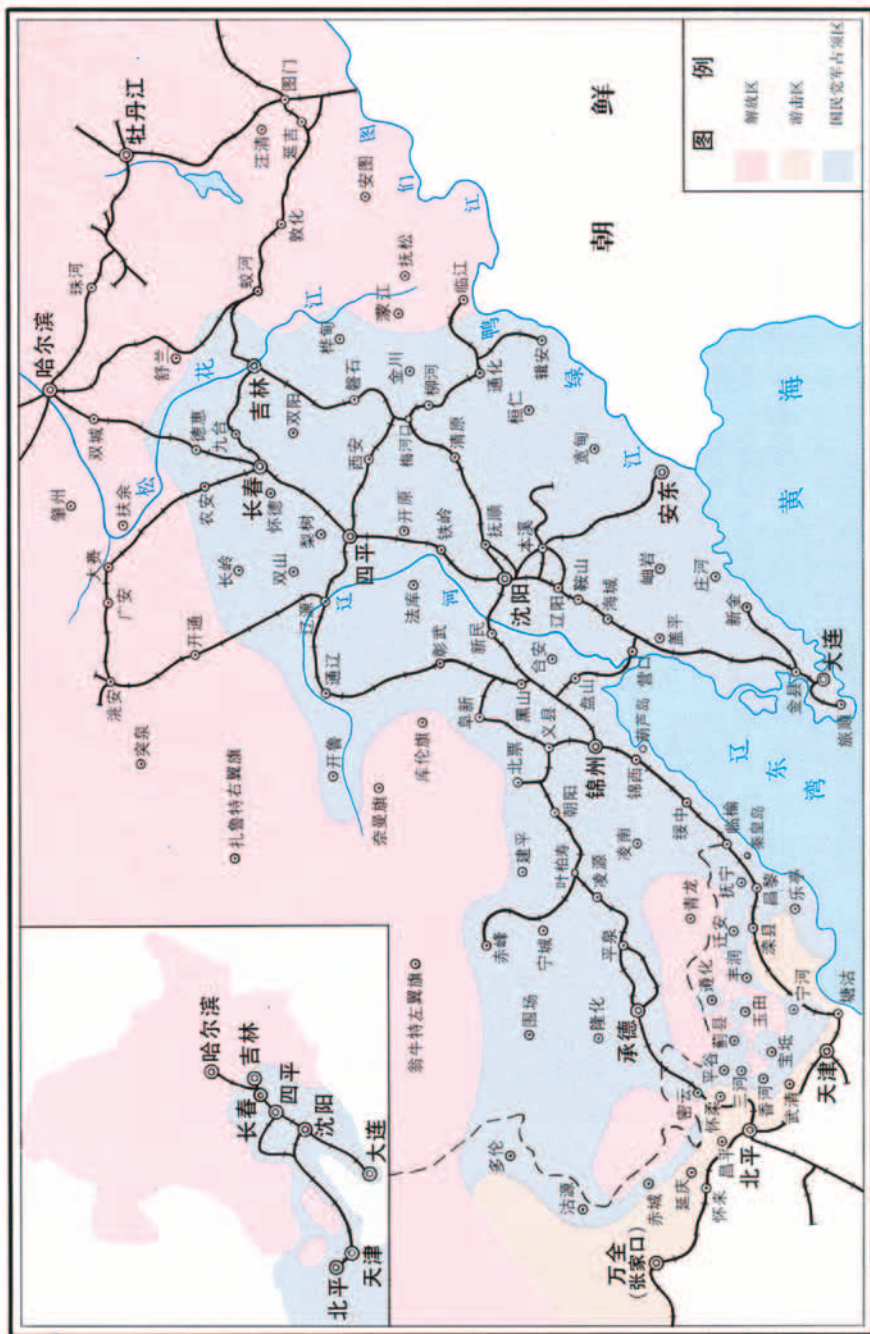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從此，一個狂暴而又血腥的共產革命來臨了。（版畫／古玩）

图 形势初期东北战争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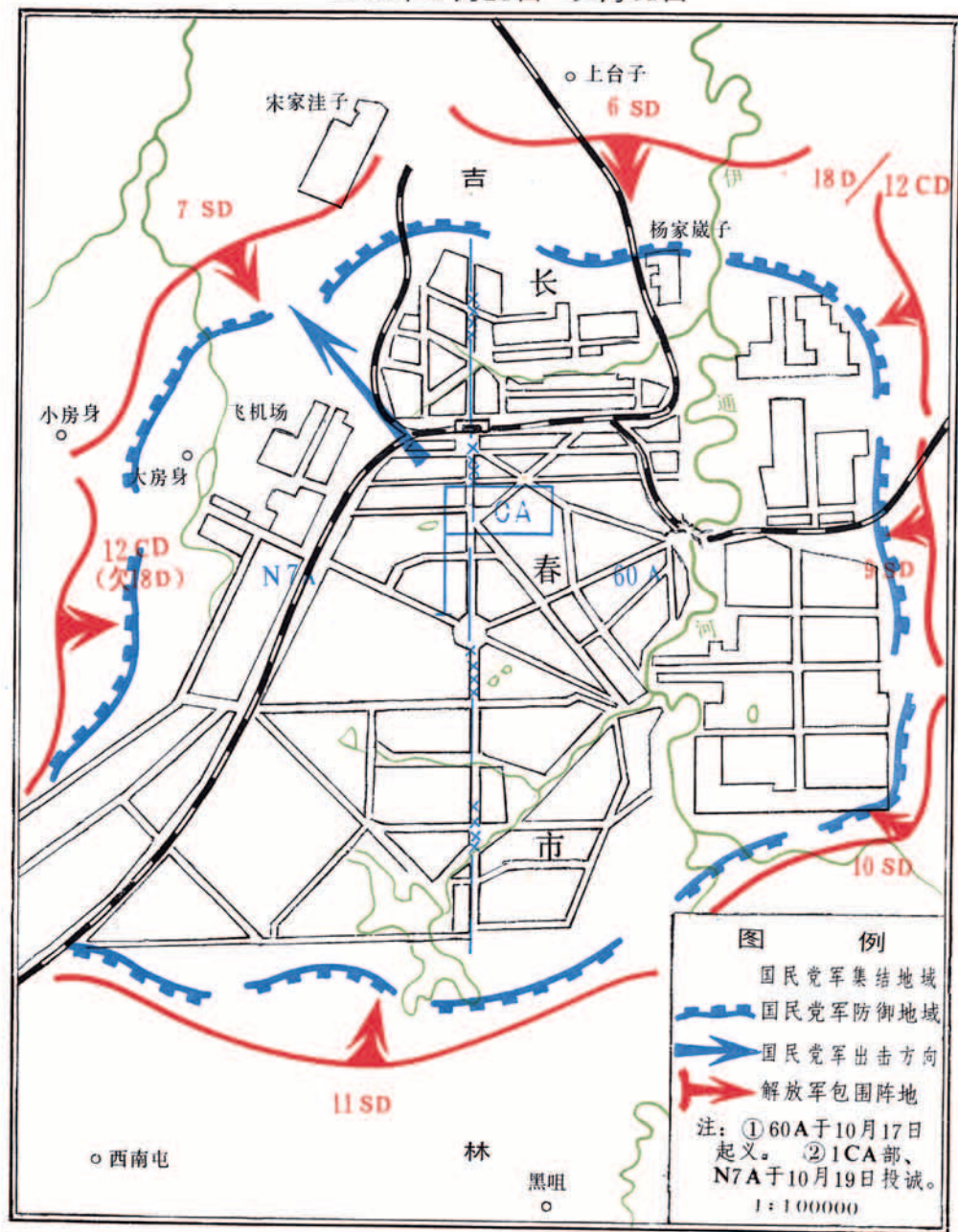
(1946年12月)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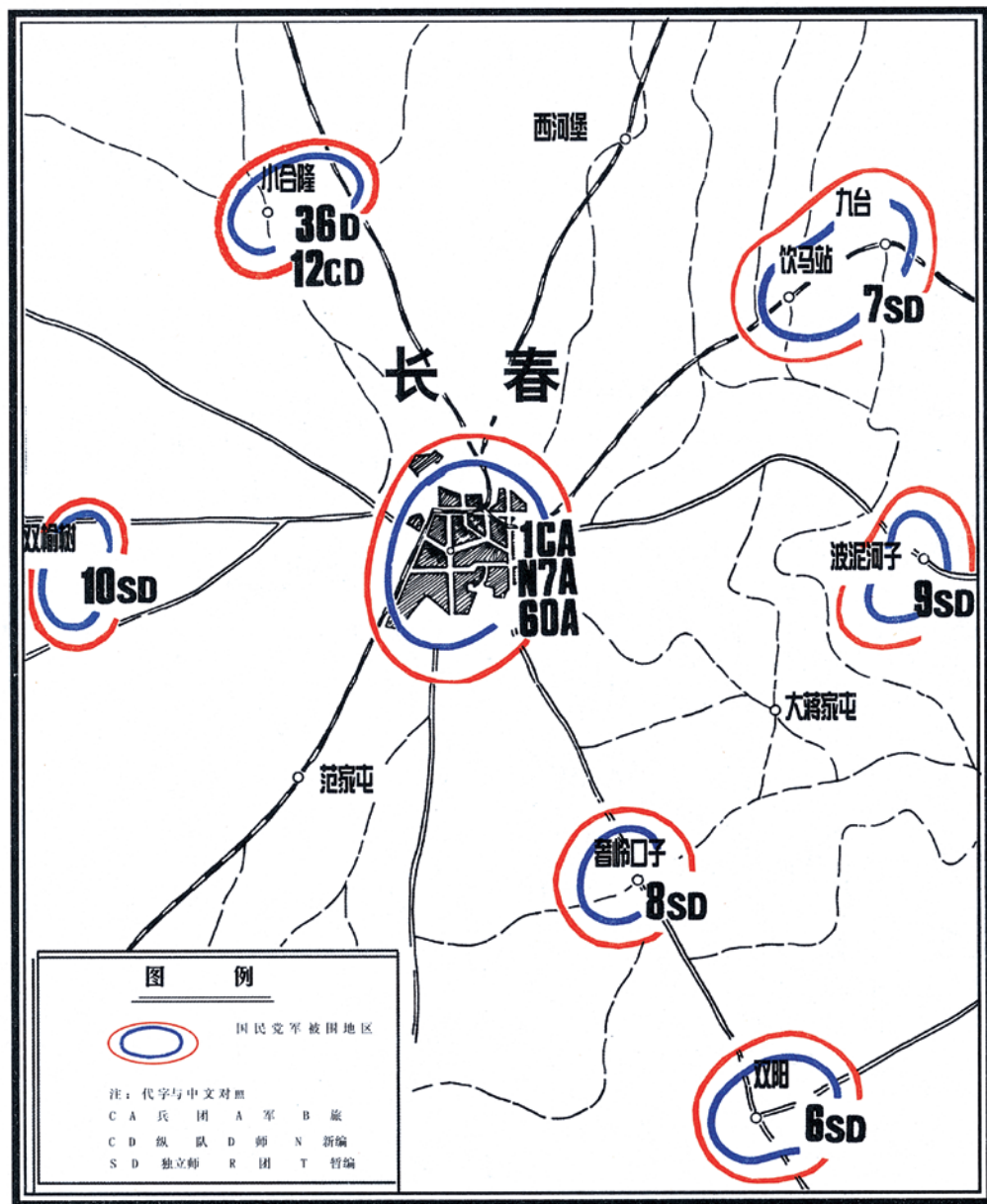
第一兵团固守长春示意图

1948年5月26日—10月19日



围困长春敌我态势图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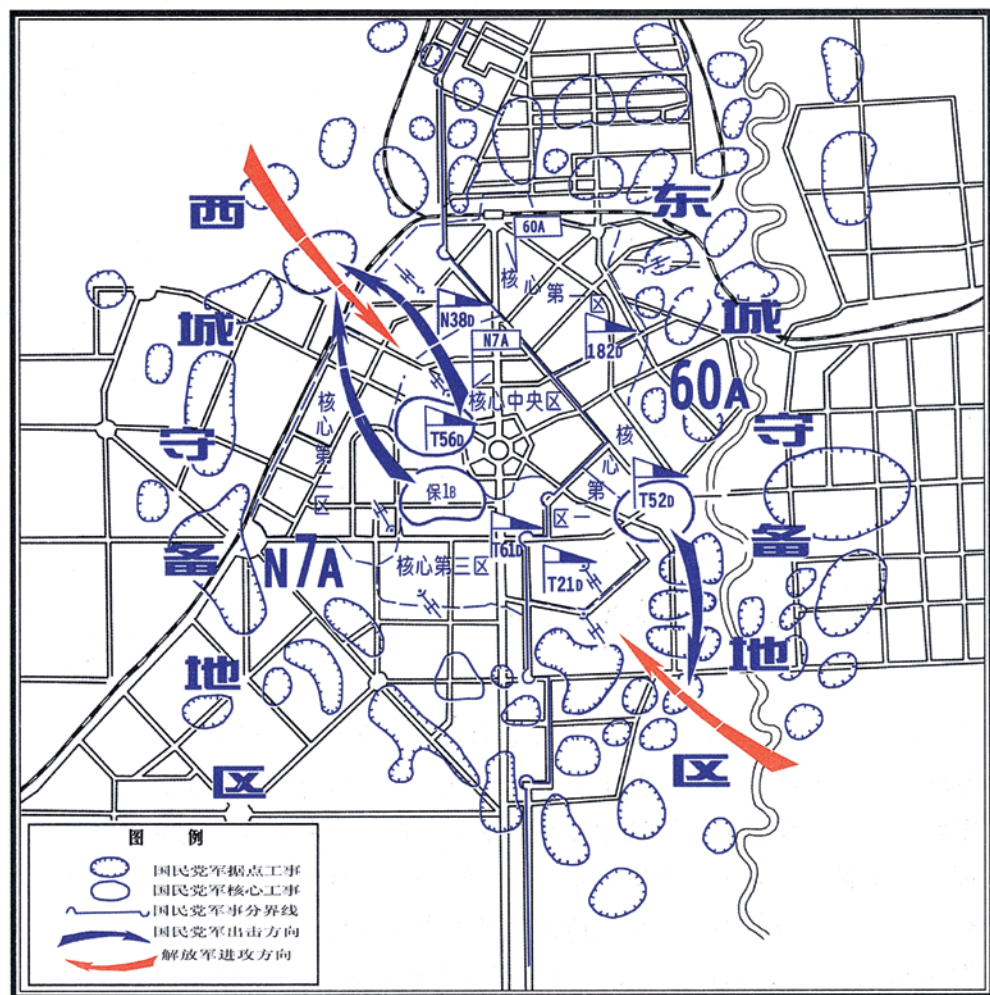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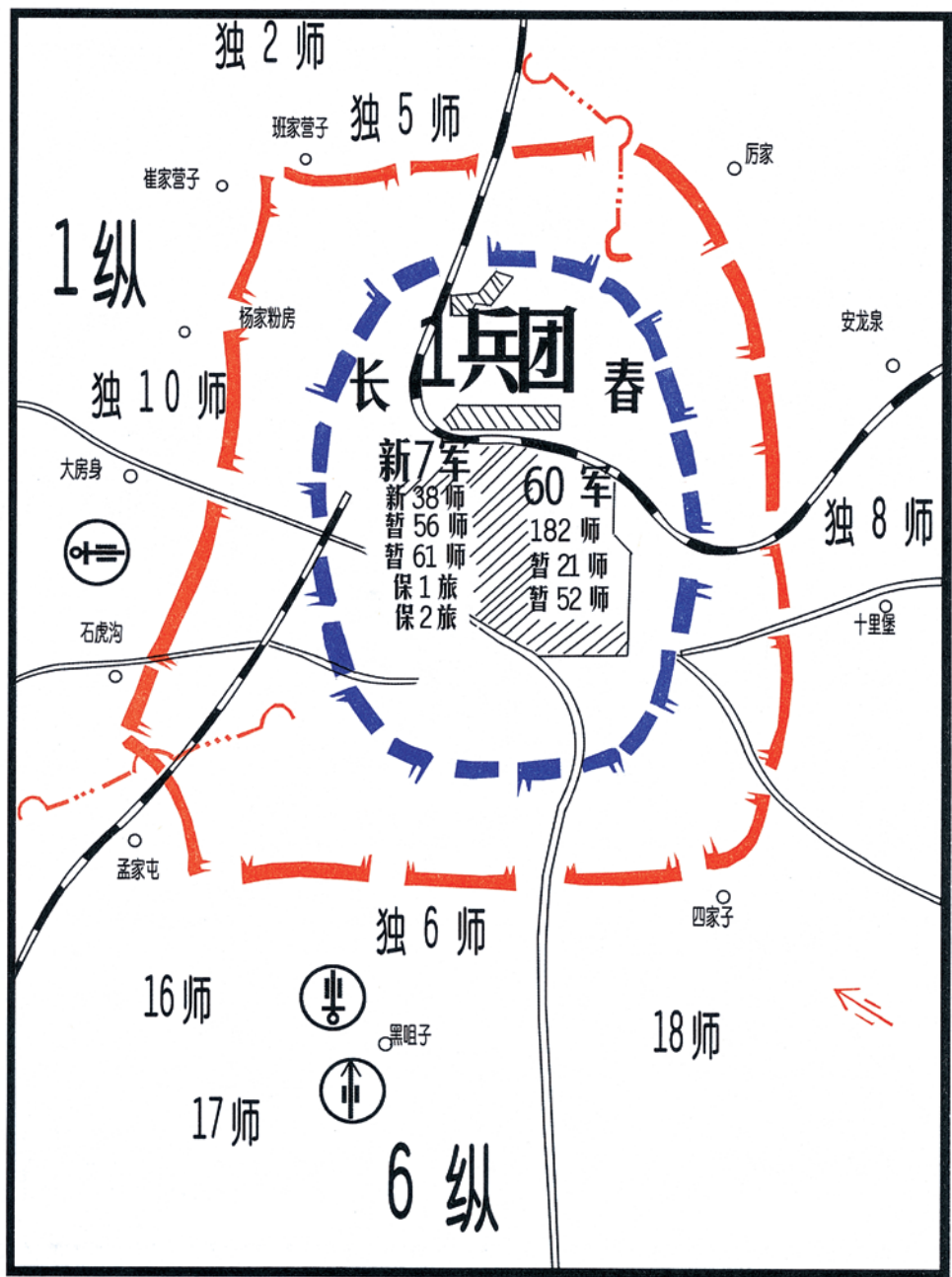
东北国民党军 守备兵力部署图

第一兵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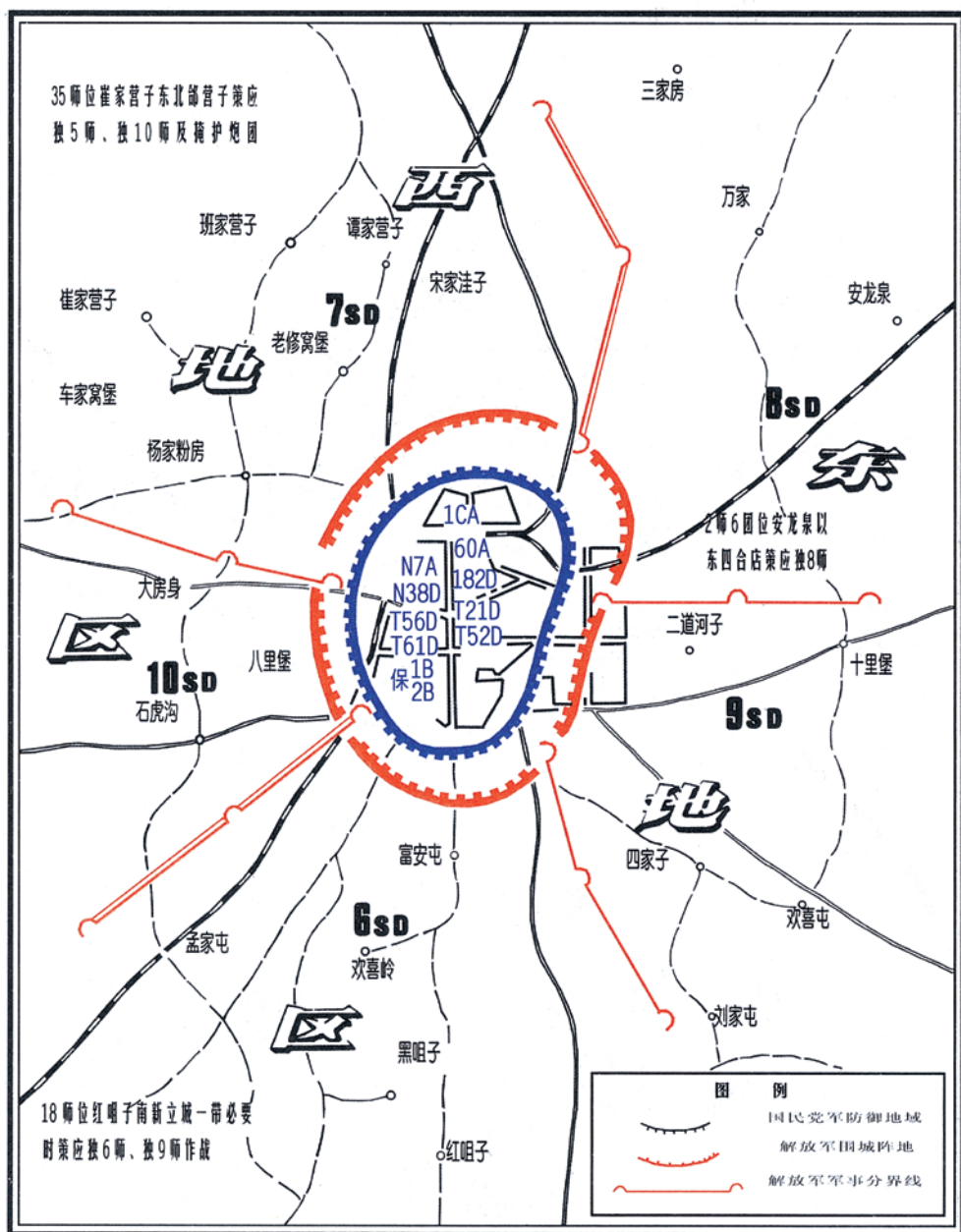
围长部队前进位置略图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 围长部队部署示意图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1948年10月9日)

(1948年10月9日)



高英傑 主編，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版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又稱國共戰爭，是中國自民國建立以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為爭奪國家政權而爆發的內戰。整個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7年至1937年間之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階段則是1945年至1950年大戰結束之第二次國共內戰。

1927年4月，正值北伐期間，國共矛盾激化，因而蔣介石在南京宣佈清黨。同年7月，汪精衛領導武漢國民政府宣佈分共，中國共產黨與原有合作關係之中國國民黨決裂，開始建立自己武裝力量與地方政權。1928年12月，中國國民黨建立之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之後先後五次圍攻在南方之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中國國民黨成功佔領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長征，於1935年抵達陝北。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國共雙方在日本侵略中國下停止內戰，達成合作抗日協議，雙方皆編入國民革命軍編制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中央軍精銳則包圍陝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則以敵後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敵後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多次軍事衝突。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國共雙方更在1946年全面開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瀋、淮海、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在東北與北方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至1949年已控制長江以北所有省份，並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整個中國大陸。而國民政府在1946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改組為行憲政府後，因其領導之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輾轉於1949年12月撤退至臺灣，有效統治範圍最終限縮至台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1950年後，雙方仍有小規模交戰，至1979年雙方停火後，大致維持相隔臺灣海峽分治的統治格局至今。

國共內戰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共產黨除了將國民黨擊敗，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圖取代原有的中華民國國家體制，造成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相隔臺灣海峽兩岸分立分治的局面。

（錄自維基百科）

中國國共內戰大事記

(1945 年 8 月 ~ 1948 年 3 月)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1945 年 8 月 8 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

1945 年 8 月 9 日，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1945 年 8 月 10 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稱：「打倒這最後一個帝國主義，人類就應該進入建設和平幸福的時代了！」

1945 年 8 月 10 日和 11 日，中共延安總部總司令朱德在日本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國敦促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後，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區共軍對日軍展開全面反攻和受降。其中一道命令是責成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思、方毅部和駐冀熱遼邊區的李運昌部立刻向東北和內蒙地區進發，以「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敵偽軍投降」。由此，中共挑起三年內戰的序幕。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把抗戰勝利的果實比做桃子，並且說：「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澆，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在中國戰區，日本軍隊向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國戰區的日本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此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擁有正規軍和其他軍事力量共 430 萬人，而共產黨擁有正規軍、地方部隊共 127 萬人。

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並從關內各解放區調動 11 萬軍隊從水路和陸路秘密向東北開拔。

1945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東北行營進駐長春，國共兩黨開始公開對長春以及東北地區進行爭奪。

1945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宣佈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開始著手軍事工作的具體部署。

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統一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彭真為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為第二政治委員。中共軍隊改名東北人民自治軍，是為隱蔽中共覬覦東北的勃勃野心。

1945年11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指示中還稱，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要動員一切力量深入國民黨無力深入到的小城鎮和農村偏遠地區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激發群眾起來革命，組成民兵、游擊隊和自衛軍，穩固中共的地盤，配合正規軍消滅蔣介石的軍隊。

1946年3月，蘇軍開始撤離長春前夕，中共中央電示東北局，在蘇軍撤離前，與蘇軍交涉讓共軍佔領長春市和哈爾濱市以及請蘇軍加撥槍炮若干武裝共軍，並「力爭我黨佔領長春以長春為我們的首都」。

1946年4月18日，共軍佔領長春。

1946年5月23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擊潰共軍佔領長春。

1946年6月，中共軍隊第一次正面進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治區。

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向黨內作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

1947年1月，共軍消滅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112萬人。

1947年8月5日，蔣介石在給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的電文中寫道：「無東北，則華北無屏障。東北為我惟一之工業區，如為俄共所取，則彼以無量之工業生產，則可侵略中國之全境。如果至此，則遠東無寧日，世界和平亦無保障矣。又遼東與膠東為我國海防樞機。無遼東則膠東不能獨存。山東已失，則華中、華南亦無法生存矣。」

1947年11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新編第七軍在長春組建，以新一軍為基礎，擴編成兩個軍，即：以新一軍之新編第三十師、第五十師和暫編第五十三師，編為新一軍；以新編第三十八師、暫編第五十六師和暫編第六十一師，編為新七軍。

1947年12月15日，東北民主聯軍針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發動冬季攻勢。

1948年1月1日，經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東北民主聯軍奉命改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同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國軍所付的代價誠然巨大，但是所預期戰略的目的卻已如期完成。關內匪軍因為根據全失，接濟斷絕，就只得被迫分竄，成為流寇。」

1948年1月14日，共軍開始針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發動冬季攻勢，截至3月14日佔領軍事重鎮四平，冬季攻勢結束。此時，國民黨在東北佔領區，只剩下吉林、長春、瀋陽、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數個孤立地區。

1948年1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防部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衛立煌被任命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

1948年1月，中共東北軍區政治部任命劉浩為前方辦事處處長，楊濱為副處長，下設敵工、宣傳、俘管和總務四個科。

1948年2月7日，毛澤東在東北戰場的軍事力量於全國各戰場取得優勢時，就東北作戰方向電示中共東北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並中央工委的朱德、劉少奇：「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1948年2月12日，蔣介石任命衛立煌兼代東北行轅主任。

1948年3月初，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向蔣介石建議：將國軍撤出東北。蔣拒絕並說：政治上的考慮使他不能放棄長春，長春原為滿洲的都城。

1948年3月8日，衛立煌派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趙家驥飛永吉（現為吉林市），下達第六十軍向長春撤退和炸毀小豐滿電站的命令，並佈置秘密撤退事宜。

1948年3月9日凌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六十軍等部開始撤離永吉，未執行破壞小豐滿電站的命令，沿途遭到共軍第六、七、八、九等獨立師的阻擊，官兵死傷、被俘、失蹤達三千餘人，汽車牽引火炮和輜重行李大部分丟棄；同日，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十二縱隊組建，鐘偉任縱隊司令員，袁升平任政治委員，轄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和三十六師，三十四師和三十五師為長春西區機動部隊。

1948年3月1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六十軍撤至長春，與新七軍合守長春。

1948年3月13日，共軍歷經23小時佔領四平，共軍傷亡數萬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東北只剩下瀋陽、長春、錦州、營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幾片孤立的地區，處於解放軍的戰略包圍之下。處境最危險的就是長春，與瀋陽的鐵路交通被切斷後，全靠空運補給。

目錄	/49	謝辭
	/51	肉體證據
	/55	「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65	蒼蠅的盛宴
	/423	兵不血刃
	/427	救生埋死
	/441	公開和內部的餓殍人數
	/453	清點餓殍
	/459	餓殍戰術實施了多久？
	/465	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473	餓殍原子彈
	/476	附錄
	/481	文獻來源

謝辭

寫這樣的書，完全是我自不量力。幸好還有倖存者的見證。
為此，我要獻上深深的敬意。

謝謝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同我分享家族過往的沉痛與無言的淒涼。
謝謝倖存者沙秀傑女士，用質樸的文筆讓我領略了難民的自生自滅。
謝謝倖存者范傳華先生含淚與我分享他失去三位至親的揪心之痛。
謝謝陶永芳、范叔寒、馬行健、張德義、武田英克、梅震、李謙、
竹中重壽等諸君留下的珍貴的歷史記錄。

當然，還有許多朋友付出了自己的慷慨和熱忱。

謝謝杜婉華老人、Lee小姐、巴丟草先生、阿古智子女士、向曉雲小姐、
三千小姐、黃娟女士、Andrew Jacobs先生、出版人張輝潭先生，還有
孫毅、雲昭、喻塵、周起財等老友。

同時，我要謝謝我的父親杜寶賢。銘記他忍受病痛折磨多年，為我
頂住來自國家安全局高官的施壓（由於我為美國《紐約時報》做攝影師和寫作揭
露中共歷史真相的書），尊重我選擇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我遭到北京市國
內安全保衛警察秘密拘捕後，父親默默地承擔著焦慮和掛牽。當父子再
次相見時，是一簇新墳與一個兒子的相對，無處話淒涼。請恕我也以此
書獻給我的父親，請他的在天之靈知道，此書即他的不孝子的工作之一。

感激的話，盡在不言中。

1.

「餓殍都堆成了山。」一個人在多年後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洪熙街卡子的後面，餓殍已經堆成幾座山了。」*

這個寫信的人，是長春餓殍戰的倖存者，也是原來居住在長春市洪熙街的市民。所謂的洪熙街（現稱紅旗街），是位於長春市區西南部的一條數百米長的街道，在長春餓殍戰中，是國軍官兵和長春城內的難民，以及滯留在長春城內的各色人等，南下瀋陽，進入中國內地省份的重要通道。林彪為此對這條通道部署了裝備精良、戰鬥力強的朝鮮獨立師進行嚴密封鎖，將出城的難民截阻在國共兩軍對峙的數百米的空白地帶，這是餓斃難民最多的封鎖地區。根據中共資料和當年媒體的估算，難民死亡人數在八萬至十五萬之間。

二分之一多世紀過去了，那些遭到餓殍戰術摧毀了生命的亡靈，已經爭先恐後地腐爛在中共黨史、戰史、國史，以及倖存者的生理、記憶和歷史之外，從未被計入內戰的非正常死亡之列，像空氣一樣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了。

2.

在這場餓殍戰中，國共兩軍指揮者在做甚麼？在卡子裡和長春城裡的難民遭遇過甚麼？究竟有多少難民被蓄意餓斃？國共雙方誰應該承擔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作為一個人，這是我的疑問，也是我寫作此書的緣起。

當探訪倖存者不盡如人意後，我開始去蒐集倖存者和親歷者寫下的文字。總而言之，呈現在此書中的某些發現，即是我努力的成果。

洪熙街卡子，是長春餓殍戰的代名詞。我從洪熙街卡子裡的倖存者

* 遠藤譽所著回憶錄《卡子：出口なき大地》，（東京）読売新聞社，1984年版，引語系向曉雲翻譯

的視角深入這場戰爭的內核。雖然他（她）們現身於某個時間點上僅為一個孤證，但也為這個世界提供了人間地獄的一瞥。

與此同時，我還使用了國共兩軍的機密電文與作戰會議的秘密講話、官方公開與內部的出版物、軍方的陣中日誌與內部資料、未能寄達的國軍官兵家書、親歷者的備忘錄、中華民國時期報刊的新聞報導等方面的見證史料，來審視這場手足殘殺的血腥內戰，以及餓殍戰術是如何策動、部署、指揮和具體實施的，又是如何將數十萬清白無辜的難民變成餓殍的。

在此書中，我遵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每段文字都有依據、每句引語都有出處。

鑒於某些見證史料的珍貴和稀缺，還有其中令人驚駭到窒息的細節，我極為小心謹慎地對待，不去改變其語境，更不進行轉述，而是直接摘引，讓文字自己去述說。我認為，透過這些罕見而又震撼的證詞，可以看到餓殍戰背後隱藏著的邪惡而又反人類的歷史真相。另外，為了接納抵達戰爭現場的更多細節，我採取了「編日史」方式，逐日來展示餓殍戰造成的城外屍橫遍野和城內餓殍遍地，以及萬籟俱寂的無人區。

當然，還是留下了很多遺憾。由於這場內戰的餓殍問題是中共高度敏感的議題，以及對相關檔案史料的嚴格束縛和刻意遮蔽，尚有許多關鍵性的決策內容，我們都一無所知的。

3.

在今天，餓殍問題依舊是籠罩在長春人心頭的一道長長的陰影。這個陰影，從房地產業可見一斑。那些建在當年卡子裡的難民大量餓斃之處的商品樓，售價相對城市其它位置的樓房要低廉一點，但購買者還是覺得風水不好或者有所顧忌。在長春城北，曾有某人購買了一套樓房，一層還贈送小花園。在其整理花園時，挖出了一些餓殍的骸骨。某人跟其朋友調侃說：「我買的是二層，地下還住著一層死人呢！」

這場餓殍戰造成的創傷，因為時代的動盪而無法量化。但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是不可能遺忘的，對日本倖存者遠藤譽來說即是如此。出生在長春的她，在7歲時目擊哥哥和弟弟餓斃，也在洪熙街卡子裡親歷了無以名狀的饑餓與死亡。童年的恐怖經歷如噩夢般已經伴隨著她數十年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仍在「持續」。「國共內戰目前還沒有結束。」

國共內戰永久地在殺戮中。

「有組織的饑餓計劃是一種強大的具有極大破壞力的戰爭武器，它必須在極廣泛的範圍內使用並能獲得最好的效果。」

——約祖阿·德·卡斯特羅 《饑餓地理》

「饑餓。大規模的饑餓已經進入了殺人武器的行列，被認為是一種現代的、隱形的、重要的殺人武器。」

——А·阿達莫維奇 Д·格拉寧 《圍困紀事》

「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饑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紐約時報》社論 1949 年 8 月 13 日

每一步都踏在人的骸骨上。

當長春城像刀子般立在眼前時，林彪內心在琢磨甚麼，我們近乎一無所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作為一名常勝將軍，他不可能不會想到四平攻守戰^{*}給他帶來的奇恥大辱。

作為中共軍隊在東北的軍事和政治上的最高統帥，如何奪取長春城，無疑是林彪殫精竭慮的戰事之一。由於林彪後來在與毛澤東的權鬥中死於非命而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遺產均被中共刻意遮蔽，幾乎沒有公開的文字可以審視林彪在這場內戰中的所言所想。但是，從林彪的軍事搭檔、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於1948年3月4日在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一窺他的所思所想（此時，林彪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羅榮桓任副政治委員）：「我黨進入東北花了本錢，派了10萬軍隊、2萬幹部，到東北的中央委員就有20個，工作當然應該搞好，如果還搞不好，那就應該打屁股。」「最近華北、華東我軍都要行動起來，敵人再想由關內抽調部隊出關已經越來越困難了。在陝北最近我軍又打了個勝仗，打得很漂亮。我們東北雖然也打了不少勝仗，但和他們比起來沒有甚麼了不起。我們有火車，他們是靠毛驢子。我們自己可以造炮彈，他們只能從敵人手裡繳。我們可以成立幾十個團往前線補充，他們沒有，陝甘寧邊區總共才一百幾十萬人口。在他們那樣的條件下能打這樣大的勝仗，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甚麼呢？是『截斷敵人退路，繼續分割、孤立、圍攻敵人，準備吸引和打擊敵人新的增援，爭取全部殲滅進入東北之敵。』」¹

此時，中華民國國軍在東北的38個師50萬人，已完全處於被共軍分割、孤立的都市之中。在長春城駐守著10萬國軍精銳部隊。武器裝備陳舊落後的共軍，對付武器精良的國軍，一貫採取的策略是在游擊戰和運動戰中從側面來耗損國軍。現在，中共傾盡全力決心拿下物產資

* 四平攻守戰，是指中華民國軍隊與中共軍隊在東北吉林省的軍事重鎮四平展開的四次大規模的防禦戰和攻堅戰，兩軍反復爭奪，林彪率領的共軍進行了史上的第一次攻堅戰，雙方投入兵力40萬。戰爭從1946年3月15日至1948年3月13日，作為「軍事天才」和「常勝將軍」的林彪慘敗，共軍軍史稱「傷亡總數達8000以上」，但史學家認為傷亡至少4萬至5萬人。這場戰役，令共軍士氣受到沉重打擊，沉重到「連整個東北都險些給輸掉了」，林彪甚至準備放棄共軍在東北苦心經營的地盤哈爾濱，跟國軍進行「運動戰與游擊戰」。後來歷經兩軍反復的拉鋸，最終林彪以慘重代價奪取了四平。史學家認為，國共在四平拿出雙方最精銳的軍隊來廝殺，實質上是為了爭奪長春。

源豐富、背靠朝鮮和蘇聯的東北，是想作為自己與中華民國政府抗衡的根據地，而長春則作為首都。拿下東北的重任落在了林彪的肩上。

至於林彪是何時想到要以餓殍戰術來奪取長春城的，我們永遠無從得知了。餓殍戰術，這種野蠻而殘暴的戰爭手段，在中國 5000 年悠久歷史中數不勝數，而在世界近代史中也不罕見。比如 1941 年發生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圍城戰**，還有 1945 年發生在中國河北省的永年圍困戰***，都是採取將城市圍困封鎖、斷糧且人禁出、以餓殍來迫使敵方屈服的戰爭。總之，林彪的餓殍戰術粉墨登場了。

根據東北野戰軍作戰日誌記載，在尚未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彙報前，林彪即部署部隊封鎖長春附近的糧食和圍困長春城：1947 年 11 月 4 日 15 時 30 分，林彪電令「騎兵師（.....）其餘兩個團開長春西面和北面及西北地方進行剿匪和封鎖，斷進入長春的糧柴」。又在 19 時電令「九台、德惠附近之獨立團，設法封鎖長春以北、以東之糧柴進入，我軍決長期徹底封鎖政策」；1947 年 11 月 14 日，林彪指令所屬部隊將九台煤礦「徹底炸毀」及切斷九台到長春的電源線；1947 年 11 月 17 日，已有市民因為「長春煤、糧、水三荒」而有「自殺現象」的記載；1947 年 12 月 20 日，長春零下 30 攝氏度，市民在斷電和斷煤，以及「物價暴漲、人心惶惶」的酷寒中掙扎；1948 年 2 月 26 日，林彪即部署松江

** 列寧格勒圍城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軸心國——德國的統帥希特勒為攻佔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得堡）而實施的軍事行動，「決定從地球上抹去列寧格勒」，圍困從 1941 年 9 月 9 日開始，直至 1944 年 1 月 27 日才最終以德軍失敗而告終，共計被困 872 天，致使列寧格勒地區至少餓斃 64 萬人，被列入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戰役。

*** 永年圍困戰，是指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為爭奪河北省永年縣城而發動的一場內戰。永年縣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匯點，由 1600 名國軍駐守，是蔣介石政權在冀南地區的最後一處重要據點。

共軍在 1946 年 6 月兩次對永年縣城發動攻擊，由於城牆堅固，易守難攻，共軍傷亡六百餘人，於是變強攻為圍困。中共晉冀魯豫軍區指示：一定要做到「困死敵人在城裡，消滅敵人在城外」。為此必須做到：一、加強軍事封鎖；二、開展政治攻勢；三、修築工事，修築圍牆碉堡。並發動周邊五個縣的五萬民工修築了二十五公里的「城外城」，令國軍無法到城外搶購糧食，以便困死在城裡；國軍依賴飛機空投糧彈，空投的糧食全被國軍吞噬。1947 年 9 月 17 日，當空投被迫中止後，國軍只能搶奪民食。而居民只能以樹皮和草，乃至人的屍體為食。後來，無以為繼的國軍部分遭到槍殺，部分被俘，部分投降，「無一漏網」。

1947 年 10 月 4 日，當共軍進入永年縣城時，歷時兩年零五十天，三萬居民的縣城僅有三千人倖存（龍應台，《大江大海 1949》，台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8 月版）。共軍「領導親自出面主持」，將被俘的國軍「當官的都按官階殺了」，官階級別高的指揮員都「讓群眾給活剮了」（《流逝的歲月》，李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1 月版）。

部隊「派小部隊到長春附近封鎖糧食」；1948年3月13日，部署各獨立師、松江部隊、吉林部隊圍困封鎖長春城；1948年3月18日，決定封鎖長春國軍的大房身飛機場，準備攻長春和打增援。同時指令獨立第五師、第十師向長春逼近，執行封鎖長春任務；1948年3月25日，國軍的大房身機場遭共軍炮火襲擊，兩架運輸機被擊毀，一架擊傷機尾。從此，國軍與瀋陽的唯一空中運輸線，趨於斷絕；1948年3月30日和31日，國軍暫五十六師與共軍獨立第五師短暫交火；1948年4月初，中共東北局、東北軍區召開政治工作會議、省委聯席會議和軍事工作等一系列會議。中心議題是，1948年的任務是解放全東北，支持全國的解放戰爭，並準備強攻長春；1948年4月13日，東北人民解放軍遼東前方指揮所改稱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東北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肖勁光兼司令員，肖華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三、四、五縱隊及遼東獨立師與地方武裝作戰。其任務是準備攻打長春。²

林彪的軍隊在擦槍時，中共連死亡人數都預定好了：1948年2月2日，上海《時事新報（晚刊）》刊登源自投誠國軍的一名共軍軍官提供的書面證件情報，證實中共「決定本年加緊血的鬥爭」與「本年革命鬥爭計劃」，「預定將死1.5億人，因共革命而犧牲。此項預算，包括清黨及戰鬥直接間接之死亡」。

與此同時，中共地方政府也在磨刀：1948年2月21日，中共松江省委關於城市工作方針對長春工作委員會發出指示：必須發動農民群眾配合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斷絕敵人一切供應，號召農民不支應敵人，進一步不讓一粒糧食一根草運進城去，餓死敵人，以造成軍事上解放長春更有利的條件」。

在圍困封鎖長春城一個月後，林彪關於以餓殍戰術奪取長春城的謀劃似乎已確定且不可更改了。194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及政治委員林彪，東北人民解放軍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東北人民解放軍參謀長劉亞樓，東北人民解放軍政治部主任譚政，七人聯名就關於敵我形勢和攻打長春的意見致電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以及中央軍委。他們在電文中稱：

關於東北敵人形勢及我們對於我軍下一步行動意見報告如下，請予指示。

（1）東北敵人主要集中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城市及瀋陽、錦州附近，其他地區皆為我軍控制。長春到瀋陽以北之鐵嶺共390里，均為我軍控制；錦州到瀋陽以西之新民共270里，亦皆為我軍

控制；由錦州到天津以北之唐山共 700 里，此路敵交通時斷時通，沿途有 16 個師分散守備。

(2) 長春守兵為六十軍及新七軍，共 6 個師及其他支隊、保安部隊約 8 萬餘人。瀋陽及衛星據點（均在百里以內），共 19 個師及其各種直屬隊共約 20 多萬人。錦州、興城、義縣地區共有 13 個師以上。三處敵人皆築有永久防禦性的鋼骨水泥工事，工程堅固。

(3) 東北我軍在冬季攻勢中共有 9 個縱隊，最近又將各地獨立師新編成 3 個縱隊，共 12 個縱隊。另新成立了 16 個獨立師。在上述兵力中，能擔任在攻堅戰和野戰中骨幹者，約有 8 個師。

(4) 估計敵目前在東北基本方針為集中兵力固守瀋、長、錦三大城，藉以阻止我軍入關並企圖利用遼河、太子河的掩護，經遼中、台安相機打通瀋陽、錦州間的汽車路的交通。

(5) 我軍目前正在進行政治整訓，本月底可結束，然後擬以半個月時間進行軍事教育，加強攻堅戰鬥的學習，發動群眾路線的練兵運動。然後集結冬季攻勢中原有的 9 個縱隊，擔任攻長春和打援。以 7 個縱隊的兵力攻城，2 個縱隊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其他新成立的 3 個縱隊及獨立師，擔任錦州、瀋陽間，瀋陽、四平間沿途箝制敵人。

(6) 作戰計劃：第一步實行圍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時間，進行攻城作業和各種攻城準備，並掃清周邊。在此期間，極力吸引瀋陽敵人北上增援。如敵增援，則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戰中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殲滅敵人；如敵不增援，則我軍即對長春發動全面總攻，計劃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在總攻擊發動後，戰鬥已進行到重要階段時，估計屆時瀋陽之敵必利用我軍消耗與疲勞大舉北上增援，則我軍仍堅持將城打下。以 2 個原有的縱隊在鐵嶺與長春之間阻擊敵人。

在這份請示報告的電文中，林彪等人還稱，對其他的作戰意見也曾經深入考慮過，「均認為不甚適宜」。所以「目前只有打長春的辦法為好」，並準備以 4 萬人的傷亡來完成戰鬥。

在等待中央回覆意見時，圍困依舊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獨立第五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皆逼近長春附近。1948 年 4 月 19 日，林彪的司令部作戰日誌中稱：「近日來，長春每天有二、三十人逃亡瀋陽，已被我軍扣留二十餘人（一縱報）。」而林彪則電示：「長春敵近有計劃地派遣大批人員南逃，應到處盤查。」

在四天后，即 1948 年 4 月 22 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復電林彪等人，一方面同意打長春的意見，同時指出南下北寧線（北寧線地貫遼西走廊，西起北平，東至瀋陽，全長八百多公里，沿線有天津、塘沽、昌黎、秦皇島、山海關、錦西、

錦州等重要城鎮，是連接關內外的重要陸路通道）作戰的重要意義。

從此開始，由林彪的司令部作戰日誌的記載來審視，林彪策動和部署的餓殍戰術已逐漸成形：

1948年4月24日，總部電示：「長春之敵四處搶糧，並未見我獨立師嚴重打擊，對今後作戰頗為不利。各獨立師必須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長春城郊二、三十里隨時打擊搶糧之敵，嚴格禁止柴糧入城。各部應隨時電告，並每個禮拜作一次總報。」

1948年4月27日，長春每日有四、五千市民紛紛向南逃。

1948年4月28日，十縱報：長春南逃人員，已查到有青年學生100余人。

1948年5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奪取長春作戰計劃向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提出三個方案：「1）目前即攻取長春；2）以少數兵力圍困長春，封鎖糧食，主力移北寧線及熱河、冀東地區作戰；3）對長春採取長時期的圍城打援，以兩至四個月的時間進行準備，然後攻城。」

1948年5月6日，林彪的總部電示其所屬部隊：「長春敵庫存糧只夠維持到5月。各獨立師應加緊對敵糧食封鎖。」

1948年5月1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決定由新七軍抽出1個半師，六十軍抽出一個師，組成突擊隊，試圖驅逐長春西北方面的共軍，使市內免遭共軍炮火的射擊，以減輕對大房身機場的威脅，並乘機到四郊搶糧。與此同時，東北軍區將被俘的國軍原六十軍團長張秉昌、副團長李崢先以放俘形式分批派遣回長春城，開展對六十軍中上層將領的策反工作。

1948年5月19日，國軍長春守軍以兩個半師的兵力向長春西北郊進發，企圖保護大房身機場並驅逐共軍圍城部隊於炮火射程之外。

1948年5月20日至22日，共軍出動多支部隊攻擊長春出城的國軍，並多處設伏試圖切斷支援長春國軍部隊的退路。

執行圍困封鎖任務的共軍很忙，而長春城裡的國軍也沒閑著。在1947年5月國軍遭到共軍重創後，即開始加緊構築長春城縱深配備的堅固立體防禦工事，已成為具有現代化防禦體系的城市。「（長春的城防，）市郊以鋼筋水泥築成的地堡和地堡群為骨幹，並以用路軌和枕木築成的塹壕與各種掩體同地堡相連接，構成堅固的主陣地。在主陣地外，還利用高地或大建築物設置周邊據點。這些據點，都是深溝高壘，圍著層層的鐵絲網和其它障礙物，這種環城工事的副防禦設施，被稱之為『固若

金湯』。在市區內，則依託高大建築物，增設了永久性、半永久性的並且能夠相互支持的巨大明碉暗堡一百五十餘處，以市中心之中正廣場為重點，層層設防，構成核心陣地，謂之『堅冠全國』。」³

1948年3月25日，在長春，國軍第一兵團正式成立。鄭洞國兼任第一兵團司令官及吉林省政府主席，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兼兵團副司令，新七軍軍長李鴻兼長春警備司令；在4月中旬，由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牽頭，對長春市進行了一次戶口清查和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的市內現住人口數和存糧數，市內存糧，最多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後就將斷糧了。

在1948年5月初，長春市政府當局在市內搶購到糧食300萬斤，還把南京市政府存放的100萬斤大豆買下來作為政府機關公職人員的救濟糧。與此同時，還派出部隊出城掠奪周邊農民的存糧。

長春市政府當局將從松北五省（黑龍江省、興安省、松江省、合江省、嫩江省）被共產黨統治的區域以及從吉林逃亡流落在長春的大批地主、富農分子七、八千人組成六個志願兵團，作為對抗共軍的後備力量。

與此同時，長春市政府當局還替各級官員填寫假的身份證，蓋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聞記者，也發給一張假的身份證。一名身處長春城的戰地記者後來寫道：「市政府在發假身份證時並鄭重說明：是給大家作為逃難之用，使共匪在進城後，無法根據身份證逮捕公教人員。同時把市政府保留的戶籍冊，也先行燒毀。」⁴

由於圍困封鎖造成市外的糧食不能進入城內，在1948年5月初，市民的食糧已發生危機了。在長春城內的共軍地下情報人員會議確定，身體強壯能留的則留下來繼續潛伏，身體差沒有條件潛伏的就離開長春。一名地下情報人員後來寫道：「身體好的同志到國民黨軍隊去當兵。從敵軍內部瓦解敵軍，如果國民黨軍隊突圍時，能拉出多少兵，就拉出多少兵到解放區去，吃飯問題也解決了。不能去當兵的，並有家屬的同志馬上撤到解放區，不要餓死，要撤出的同志，馬上走，把餘下的糧都給留下的同志。」⁵

能留下的，都留下來了。能撤走的，都撤走了。既不能留下也無法撤走的，比如說正在生長期中的莊稼禾苗留下會資敵，怎麼辦？

林彪下令堅壁清野，發動「鏟苗運動」。「為了不讓一粒新糧進入市區，林彪部隊將長春城外方圓40里的農作物全部鏟光。」一位歷史研究者寫道，「『鏟苗運動』是『糧禁入』方針的構成部分。『鏟苗運

動』的出現表明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決心之不可動搖。」⁶

對具體指揮和實施餓殍戰術的共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來說，除了圍困封鎖長春城之外，按照他的女兒的說法，他還「有著很高的音樂素養」，他擅長吹洞簫和拉二胡。「在解放戰爭圍困長春戰役中，偶有閒置時間，父親經常一邊拉著他喜歡的二胡一邊思考著作戰方案，曲子仍是陝北和湖南的民歌。」⁷

與此同時，一個戰爭宣傳口號在圍城部隊中震耳欲聾：「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於是，一個蓄意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饑餓計劃，作為一種大屠殺的戰爭武器，開始在長春城方圓 45 公里、縱深 25 公里為範圍的區域內鏗鏘上陣了。共軍嚴密封鎖長春城不讓難民通過，任其在眼前化為一具具白骨。而守城國軍不僅將空投的糧食全部充作軍食，還肆意印發紙幣掠奪難民手裡的餘糧，更嚴密封鎖共軍不放行難民出城的消息。

數十萬清白無辜的難民寂靜地遭到餓斃，有的甚至成為倖存者果腹的食物。這些生靈好像從未於人間存在過一樣。

長春城是餓殍戰的試驗場。

蒼蠅的盛宴

許多食人肉的蒼蠅，肚子脹得已寬過了翅膀，
無論牠如何撲騰也飛不動。

(1948.5.23 ~ 1948.10.19)

1948 · 5 · 23

中共新華通訊社陝北以「舊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為題發表社論，該社論中稱，蔣介石統治 21 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了，「可以肯定地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民就要把這個『行憲政府』及其製造者送進他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去的」。

上海《時事新報（晚刊）》長春電：「盤踞長春四週之匪（……）23 日夜 10 時突向長守軍攻擊，一度曾攻入孟家屯附近。市區內可聞清晰槍聲。」

在長春城外，共軍以一、六縱隊之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及獨立第六、七、八、九、十師擊潰長春國軍出動的突圍和搶糧部隊。

中共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司令員肖勁光寫道：「此時，長春周邊戰役已結束，鄭洞國及其 10 萬敵軍已被我一、六縱隊和三個獨立師團團圍住。」¹

陸路和空路被共軍切斷後，長春對外交通安全斷絕，這就是斷絕糧源的開始。「5 月 23 日以後，孤城長春是內外雙重哨卡，從而形成了兩個包圍圈，裡層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哨卡，外層是解放軍的卡哨，」一家駐長春的媒體記者寫道，「卡哨與卡哨之間有一段真空地帶。這個真空地帶和市內如同兩座人間地獄。」²

1948 · 5 · 24

中共東北軍區總部在致各縱隊和中央軍委的電文稱：「長春周邊作戰已於本晨 5 時打響。」

為了對空實行封鎖，打斷國軍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共軍集中大部隊從東、西、南三面圍攻長春城，猛攻長春西郊大房身機場，將國軍擊退，國軍損失四個團 6000 人，俘虜一名副師長和兩名團長。共軍儘管奪取了大房身機場，但也傷亡 2100 餘人。

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通訊社長春電：「國軍長南殲匪戰場大捷，據軍方 24 日晚發表初步戰果稱：過去 12 小時內，斃傷匪軍 2000 餘生俘 100 餘名，繳獲輕重機槍 15 挺，步槍 200 余支。」

這一次對長春城的攻堅戰，讓共軍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原先對長春守軍仍然具有相當強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圍城部隊本身對堅固設防的長春進行攻堅作戰也缺乏充分的準備，尤其是在戰術技術上尚有不少需要改進和提高之處。從而認為，對重兵堅守的長春並非用一兩次強攻就能輕易佔領的。」¹

空中運輸通道遭到切斷，是國軍走向失敗的不祥之兆。國軍「剿總」中將副總司令、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後來寫道：「這一仗我們敗得很慘，不僅糧食顆粒未得，部隊也遭到嚴重損失。（……）最糟糕的還是機場丟失了。從此，長春、瀋陽間的這唯一的空中交通也徹底斷絕了。」²

鄭洞國自 3 月 25 日被任命為國軍第一兵團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後，即開始加強長春城的防禦工事，並四處搜購軍糧。中華民國吉林省民政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後來寫道：「截止 5 月 24 日，共購軍糧約 300 萬斤。」³

張英，東北人民解放軍炮兵第四團政治委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寫道：

從 5 月 24 日起，敵人空軍不得不採用空投的辦法向長輸入救援物資。空投，在當時要受氣象的支配，風天、雨天、霧天，都難

以實施空投。城內 10 萬守軍，每天起碼要解決 10 萬斤糧食。而天空能見度好時，敵人每天不過飛來五、六架大型運輸機，最多時 9 架，空投糧食二十至三十噸，與其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如遇陰雨天，則無法空投。對我軍來說，干擾與破壞空投則成為實現久困長圍作戰方針所必須馬上解決的一個新課題。圍城指揮所指令各部隊，廣泛開展用步兵武器打敵機，干擾破壞敵人空投的活動，並明確要求我們這唯一的炮兵團在打擊敵機空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高射炮兵要打，地面炮兵也應採取有效措施對付敵人空投。

為此，團黨委動員全團指戰員積極行動起來，獻計獻策，阻擊敵人空投。團裡命令高射炮連和高射機關槍連晝夜觀察，人不離炮位，及時準確地捕捉目標，做到令發炮響，不准敵機飛臨上空，最大限度地干擾與破壞敵人的空投。（……）每當敵機飛臨長春上空，天上地下槍炮齊鳴，高射炮彈丸在高空火花飛濺，地炮彈丸升高空炸，梯次追蹤敵機，猶如密集的火網，給空投敵機造成極大的威脅。我軍對空火力的加強，迫使敵機不得不由低空（高度 1000 米左右）空投，改為高空（2000 米以上）空投。高空空投很難完成準確投擲，給空投作業造成很大困難。

為了躲避我軍炮火，敵機有時不得不在雲層上盲目空投，結果是一半的空投物資飄落到我軍陣地上。夜間空投時，由於城內缺電和實行燈火管制，地面常以普通燈光或火把指示空投目標，高空觀察非常困難，更難保證空投的準確性。城內居民為了獲得空投的糧食，經常冒著生命危險點燃火堆誘騙敵機，因而有部分糧食落入群眾手中。盲目空投也給居民帶來了災難，砸毀民房，死傷人命的事時有發生。⁴

1948 · 5 · 25

東北陷入內戰深淵，人民顛沛流離。天津《益世報》早在5月19日稱，東北難民絡繹逃來天津超過萬人，無家可歸者眾多，「冀平津希望東北限制難民入關」。今日該報自北平電話稱，東北中學生流亡同學會說，「無情的炮火逼著我們到北平，最初在漠淡陌生的環境下，彳亍街頭，過著人間地獄的生活」，他們的境遇「唯有學生肯同情」。

共軍第一前方指揮所朝鮮獨立師*第六師政治部主任江學彬在四十年後寫道：「部隊夜以繼日地構築陣地，搶修工事，做好抗擊敵人突圍的準備。長春周邊殲敵作戰，為圍城戰役鋪平了道路。圍城初期，後勤供應未及時跟上，生活艱苦。有的連隊因糧食接濟不上，即以野菜充饑。郊區群眾更是苦不堪言，糧食被土匪搶劫一空，只得以豆餅、野菜度日。部隊開飯時，一群群小孩、老人經常圍著眼巴巴地要飯吃。」¹

* 朝鮮獨立師，是東北人民解放軍所屬的以朝鮮族為主的獨立師，共有三個獨立師：獨立第六師、獨立第十一師、獨立第四師。據中共官方資料稱，獨立第六師，是於1948年1月28日在吉林省九台縣組成的朝鮮獨立師，師長鄧克明，政委鐘人仿，副師長全宇（朝鮮族），師轄三個團：十六團、十七團、十八團和警衛、炮兵、偵通、運輸等分隊。全師共12000人，朝鮮族占40%以上，部隊裝齊員滿，軍政素質較好，戰鬥力極強。5月25日，這個師被調至長春市區東南紅咀子、廣播電臺、二道崗子一線，面對偽滿建國大學、洪熙街、南湖方向，擔任封鎖任務，堵住長春城的中華民國軍政要員和普通民眾南下進入關內；獨立第十一師，是按照東北軍區命令以吉南軍區為基礎，組建的朝鮮獨立師，王效明任師長，張百春任政委，李德山任副師長（朝鮮族），下轄三個團：一團、二團和三團。師、團領導和師、團機關幹部，漢族和朝鮮族各占一半；營以下部隊幹部，戰士除師警衛營外，全系朝鮮族，全師8000餘人。在獨立第十一師組建後，所屬一團在圍困長春時暫歸獨立第六師指揮，一直活動在長春以南地區的洪熙街一帶。1948年9月，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命令獨立第十一師為佔領長春城後的衛戍部隊。在1948年9月30日，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命令獨立第十一師參與封鎖長春的任務，主要活動在興隆山和卡倫一帶，堵住長春城的國軍和普通民眾向東北方向進入九台等地；獨立第四師是於1946年2月組成，歸屬遼寧軍區，師長王之任，政治委員方虎山，兵力達到12000人。

關於朝鮮獨立師，存有兩種有爭議的說法：一是中共稱朝鮮獨立師是在東北的朝鮮族人組建和發展起來的軍隊；二是史學界稱朝鮮獨立師是由朝鮮的義勇隊在中國境內配合中共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在日本投降後，義勇隊隨同中共軍隊進兵東北。按照朱德的命令，義勇隊分成三個支隊「組織在東北之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1949年4月，朝鮮勞動黨中央請求毛澤東將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獨立師調回朝鮮政府。1949年夏季，數萬朝鮮獨立師軍人整建制返回朝鮮，這些軍人成為朝鮮的精銳部隊。

據歷史研究者稱，在圍困封鎖長春中，中共使用獨立第六師和獨立第十一師封鎖長春城南部方向和東北方向的重要逃生通道，軍方似乎考慮到朝鮮獨立師是朝鮮人，可以避免軍隊受到難民們悲苦慘狀的影響和衝擊，以便更好地執行「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

1948 · 5 · 26

西安《西京日報》以「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為題發表社論，哀歎中華民族現在「正遭受空前浩劫」，因為共產黨軍隊所到之處造成的災難「令人觸目驚心」。該社論中稱：「共黨匪軍，正在大江以北，大規模的流寇式竄擾，攻城掠地，殺人盈野，廬舍為墟，赤地千里。」

天津《益世報》發自山西太原報導稱，因不堪共匪蹂躪，由匪區逃來我區之難民與日俱增，在 25 處收容所接納「難民已達 38.8 萬餘人」。該報還稱，自 4 月 15 日至今，入關東北難民已有 2 萬多人，東北當局宣佈繼續逃亡的難民還有 30 多萬人要入關。此時，天津市已有難民 8.1 萬多人，眼下「東北難民每日賑濟 1.5 萬人，他地每日 3 萬供給相當食米」。對於東北流亡學生的急救問題，教育當局「有心無力」，只能「先解決住與求學問題，然後再替流亡學生化緣吃飯」。

在哈爾濱，中共東北軍區發出通知，要求各有關部隊，根據長春周邊作戰與國軍接觸的實踐及對國軍的偵察瞭解，冷靜估量，究竟有無一舉全殲長春國軍之把握。並將有關部隊上報的討論意見呈報中央軍委。

1948 · 5 · 27

中華民國政府軍聞社長春電：「長春周邊戰事仍在激烈進行，(……)我空軍機群，連日飛臨長郊施展強大之威力，於公主嶺萬家屯間掃射正在移動中之匪騎兵 2000 餘，斃傷甚鉅。復於西北郊大房身機場一帶低空掃射匪密集部隊，匪傷亡大半，並炸毀匪炮兵陣地數處。今日上午正在東北郊猛炸匪主力中。」

1948 · 5 · 28

新華社陝北電稱，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春季攻勢的第二個階段「1月殲敵近2萬人」。

上海《時事新報（晚刊）》自長春電：「長春周邊戰事仍在激烈進行，寬城子機場仍在國軍固守中，匪數度猛撲，均被國軍擊退。大房身機場惡戰二晝夜，國軍已達成殲滅任務，當將機場設備破壞，主動向新陣地轉退。刻長春空軍正竟日出動助威，向匪猛炸。長北二道溝、宋家窪子一帶，戰鬥激烈。」

上海《糧食日報》以「饑荒：戰亂的溫床」為題，刊登署名為周起鳳的評論。該評論中稱：「中國一部廿四史，等於一部相砍書。並世各國的歷史，雖亦有有治有亂，但戰亂絕無中國之頻仍，承平時間決不似中國之短暫。（……）中國之有信史，至少也有了3000年，總結歷朝太平日子不過200年左右，還占不到全史的十分之一，治亂發展的不平衡，蓋可想見一斑。（……）當前的戰亂，（……）今日饑民之眾，冠絕各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